書傳補商

書傳補商序例

鈞衡治尙書盤誥諸篇先取漢唐以來諸說纍列辨之旣以煩而無當也乃壹以蔡傳爲之主差諸家之精當者參以管見補仲其義商榷其謌譽初成自爲之說曰自東晉梅賾上古文尙書而漢代諸家異同之本廢自唐孔穎達等奉勑撰正義而漢魏晉隋諸家異同之說亡論者多以是爲惜蒙意不然伏生歐陽大小夏侯馬鄭王顧之說非絕不傳於後者觀其大畧測其全書類不能遠過於今行孔傳秦火肆虐聖道晦盲緒已絕而儒延道欲明而未啟當時諸儒之所得制度名物典章

而外大率相同其於聖人之道若九牛之一毛滄海之一港而已非其心思才力遜於後儒亦時會氣運使然搜羅掇拾之功勤而窮理精義之功少也有宋蘇子瞻陳少南張子韶林少穎楊中立葉少蘊吳才老呂伯恭諸家之說出而書之大指以明其閒又得程子朱子先後論訂蔡氏本師意折羣言以成集傳而後二帝三王之心修齊治平之道天人興廢之故禮樂刑政之原燦然犂然無幽不燭其於古文諸冊辨義晰理如日中天無可復議獨於盤誥諸篇義奧辭難不無失經本指之處元明以來代有指摘其精者起九峯無異辭其彊辭

申義者或正傳而又失之譬如以黍爲粱以稷爲麥其論粱與麥是也而未必其粱也麥也指夏之衣曰葛指冬之衣曰裘其論葛之宜夏裘之宜冬是也而未必其葛也裘也郢人過書舉燭以遺燕相燕相得書而國大治燕則治矣而非郢人意也昔朱子慮人之張黍爲粱張稷爲麥張裘葛以就冬夏故諄諄敎人於知之明者食之衣之其不明者闕之然而苟有能別其爲黍爲粱爲稷爲麥爲葛爲裘者朱子必將曰是可食也是可衣也觀其平日節取介甫子瞻以道才老諸家之說者其用意可知也或曰吾子之爲是書固朱子之所許矣獨

不聞伯恭初解書謂無難通後乃自悔不能闕疑乎曰伯恭之解書與蒙異伯恭於不可通者彊以辭義申之說易巧而難安蒙於不可通者類以古訓參之詞易明而少曲蒙生伯恭時爲伯恭之所爲未必能道伯恭之言也伯恭生蒙時以蒙之法爲之則必有蒙所不能言而亦不如其當日之所言者矣今夫日引而日蠹者心也日推而日廣者學也書之大義與讀書之法宋賢出無遺蘊矣章句訓詁之末固有前賢未及詳而後備可日推以明之者生古人後輕易古人之說者妄也生古人後不能徧攷其說而擇從者陋也生古人後有可以

發古人之未發而不敢發者拘也且朱子不嘗云乎尚書可疑諸篇概置弗信恐倒六經又謂判公不解洛誥擇可曉者釋之甚善後人解書又須解盡夫朱子嘗言不必强解而又云云若此何哉讀書而不闕疑必有扞格不通之處解書而不求盡先不知何者爲疑之當闕矣余之纂是書也亦聊守朱子解盡之意而不敢任六經之倒而已若夫譔述義例條列左方以商海內好學君子

一般盤周誥詰曲聱牙歷漢訖今義多未顯微子金縢多士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呂刑諸篇語意艱

深無殊盤誥窮經者不求甚解試士者不以命題苟無
古文諸篇則斯經幾同廢棄是書特加詮釋仍以次編
其他明顯之篇間有齟齬之處別爲疑義附以質賢不
敢倣近儒之擯絕古文亦幷異草廬之專釋今文也
一書有蔡傳猶易之有程子四書之有朱子也雖分量
微有不同而發前儒之未明爲功則一觀其所採於漢
則孔傳之說爲多於本朝則東坡少頴伯恭三家之言
爲夥而去取一宗朱子故精當迥異各家後來諸儒所
參使蔡氏見之當必更有爲其所用者是書旁求衆說
商所未安意在尊經不嫌異傳

一蔡傳有義理精妙玩之洽心而按以經文或過爲求深或曲爲暢說伊川先生所謂言本近而鑿教深遠者也是書於此類閒有不從非不知前賢之苦心乃恐失廬山之面目耳

一詁經之體不能不增字成文但必删除所增之字按之經語仍自明通乃爲無病苟增字可說删字難通則委曲傳會之解也傳中此類不敢曲從

一說經之道惟信與通信而不通則以辭害意通而不信則雖善無徵是書於義理必審其安於故訓必尋其確兩義可通取證之的兩徵俱實依理之長亦有舊解

未安不得不姑從爲說者與其闕而不論使學者無所適從何如權立其辭俾讀者猶可解說

一經中義理隨詁而生訓詁失眞即經義失實發揮義理非賢者莫極精微詮釋白文雖大儒不無歧說朱子論孟精義所採如伊川之解懷德懷刑上蔡之解先進後進橫渠之解不夢周公成都之解觀過知仁於聖言非不得其一偏集注出而後知其未得眞是也是書參求衆說務取其長間有兩義俱精未能偏割取其一以爲宗主附其一以備參觀其輿地沿革年日後先與夫衆說參差不能以理斷者兼收並列以示傳疑

一小學一事解經者不可不知漢唐以來諸書不必述矣　國朝邵氏爾雅義疏段氏說文解字注阮氏經籍籑詁王氏廣雅疏證經傳釋詞等書匯百氏之傳箋廣前修所未備雖亦閒有傅會而精到者自不可磨是書凡有採用取其精確去其支離昔程子有言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文義曉然後其意可尋鄙意之廣證旁搜者惟欲使文義之明非好與先賢爲異也

一破字解經聶賢所戒然字之通叚文之誤譌確有難誣不容執一如論語之無所取材不至于穀五十學易井有仁焉學庸之此謂自謙而後厭然儀監于殷素隱

行怪孟子之由水就下無以則王觀朱注之表明知辭
義之難彊周秦諸子史漢諸書通叚不明更多難讀尙
書與句此類亦多蒙昔年曾輯通叚字匯一書於斯道
頗窺區蓋故敢以分寸之闚見補萬一于高深盡本字
難通原文費解與其增辭曲說何如借讀易明昔朱子
於天棐忱辭取漢書注讀棐爲匪則玆固大賢之所許
也友人有惡近代漢學家穿鑿支離遂概斥通叚爲不
可信則六書叚借之謂何且毋乃因噎而廢食乎
一經文之難解者說經之士未必語語眞合古人但每
立一言必推之義理而可存按之經文而甚順揆之前

儒而較合示之學者而易明是書得失不敢自知惟三數同人謂得是本而此經易讀則於詰曲聱牙之語亦稍有開通塈闢之助云

一六經載道非可言文古人詁經莫論文法蒙意不通文事未許讀經周誥諸篇辭意高深波瀾空闊或一句一義語斷神連或數十句一義盤空旋轉或遠勢遙接或首尾相銜劃節分章反失其妙注家若于詮釋不得不然學者訓詁既明全篇精誦斯古人之神味出矣是書解說之中偶有論及亦知近陋聊欲共明

一解經固貴箋注而通經祗在白文嘗有旁索諸家微

言愈瞭屏除百氏妙義潛通惟反復而沈吟乃精神之契合是書每解一篇數十誦而始披傳注每取一說數十誦而始定從違未必當於人人聊復言之爾爾

一孔傳眞贗原不敢知以較馬鄭諸公得失參半近代漢學家專崇馬鄭視此如仇彰顯可通亦加攻擊兹乃淺見未足式型蔡傳於是書十遵四五鄙意仍有可採者間亦登之

一馬鄭二家書注久佚釋文正義及史記注與他經疏間存一二而已是書偶爲掇入善者從之其不善者概不採錄亦有本不足採而爲近代漢學家所偏袒者畧

為辨之
一有宋元明治書者夥黃氏集註陳氏集疏所引 國
朝四庫書目所收書經傳說彙纂所採成德通志堂所
梨以及世所流傳不下百家蒙所目親裁五十餘家而
已未見各種容俟補稽
一當代箸家不一而足專漢學者多失於偏新義旁通
間有夥獲專書之外散見於各家雜著文集者均有足
補前賢大指相同第收初夥詳略互見抉菁而登其悖
謬者概弗羼入
一漢儒師授各有異同說文石經及諸子史漢文選注

家所引字多區別是書於本經難通而諸家可取立說者援以發明本經既通不敢牽引他若僞賢揚歷劓割臏宮帥彼天常唯曰圭璧傳本各判斷簡難稽槩不摭言反滋異說

一伏生口授孔壁珍藏錯簡誤文誠哉不免漢唐依經釋義尠所竄移宋元據理求通每多更易武成洪範康誥梓材變本改弦似爲過甚是書於經文原本遍攷求通苟有可言必仍其舊其或單文隻字百慮難通證確義精乃從換易

一採錄先言時有節易或原文煩冗制棄蕪辭或全義

文離裁收數語然而斷章則有變本則無惟朱子語錄之文間爲易其俚語其他有與原書異者則據先儒之引改非小子所敢塗也

一鄙見所及間合前賢善苟在人何殊出己既我心之先獲斯蒙說之隨刪蓋不敢暴己之長掩人之善也其或微言得半嚆矢初鳴亦必先錄前辭隨加暢隱不敢昧因作栩冒竊爲眞

一昔儒經說彼此參差不洽全經終多未合嘗見微辭妙解栩栩若天生或一句可通反乖全節或一節可訓刺謬全篇作視若此絀彼優細測仍此長彼短是書一文

一句必玩全經其或一語而彼此殊宗一字而後先異
詁惟求其是不敢彊同
一近儒箸書多用附註蓋正文未盡餘義旁通入之辭
中則文多宂長錯之辭外則類不相從惟以分注雙行
隨事牽綴既正文之不雜亦餘義之畢宜是書義仿時
賢例同古史訓詁之出於何氏通叚之本於何書一一
載明不敢臆說
一漢宋大儒詁經作傳類採諸家之說以成一己之言
但求聚以明經不必盡詳所出後儒則一言一義類述
其人是書仿三山林氏之例舊說則隨文引入嘗見則

逐句推求傳所已明則從其畧節首用董氏纂注之例

凡所徵引依代列明

一宋儒撰言類書某氏或稱外號或冠里居意示尊崇不敢直斥固前賢之謙愼實後輩所宜然第以人苟名賢無難共曉士非碩彥恐訝誰何是書例概書名姓下加氏旣俾易曉亦異直稱諱遵

欽定諸經傳說例也惟程朱稱子萬世同尊康成不名敬避

廟諱

一經內微言貴能闡發篇中大指類有要歸前儒多以天人性命治亂興衰發揮義蘊洵有關於治道亦啓迪乎人心是書篇後錄收俾學者知古人讀書用意不徒

規規然字句解釋間也
一聖人經指原止一歸不得其眞羣言乃別解之而當
必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然朋友講習之初又必彼
此互異抵隙攻瑕眞是乃出若好人之同乎己則自蔽
也是書朝商暮改一紕於茲出示同方必祈釐正一疑
來告反復求安抄義可參隨時補改今刊代寫廣正高
賢期他年學力稍優審定羣言以成一家之經注云爾

書傳補商目錄

書傳補商卷之一

桐城戴鈞衡

盤庚上

盤庚之遷說者不一孔疏引鄭氏康成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又云民居耿久奢侈成俗故不樂徙是君民奢侈踰禮盤庚憂之而遷也王氏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於殷是謂君奢侈而民患水泉盤庚憂之而遷也皇甫氏謐

云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已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於殷是又專謂民奢盤庚憂之而遷也三說小異其言奢侈則同夫風俗視教化爲轉移者也民俗侈靡人主但當躬行節儉爲天下先申法定制使無踰越自足黜浮反本何待於遷若謂先君侈奢則第裁冗費易汰規以養財足國已耳又何待遷今有人焉其祖宗習於豪華子弟溺於淫泰而是人方爲家主乃曰吾不能變祖宗之制度禁子弟之食用計惟遷可以已之有是理乎亦徒見其紛更煩苦而已然則盤更之遷何故乎曰水災也曷災乎曰河圯也何

以知之曰亦於經文知之而已上篇曰不能胥匡以生罔知天之斷命中篇曰自鞠自苦惟胥以沈承𢾭大恤下篇曰蕩析離居罔有定極夫曰斷命曰胥以沈曰大恤曰蕩析離居非水災乎非河水而災若是乎孔氏安國第言水泉沈溺未明言河患蔡傳則直言之可謂得其實矣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

傳謂殷在偃師者說本鄭氏鄭以史記有復故居之文又班固地理志于偃師縣注云殷湯所都故斷以爲偃師後之辨者或以史漢爲誤謂偃師實非湯都

盤庚所遷乃偃師也或謂偃師非湯都亦非盤庚所遷眾說各持一是近惟馮氏景辨之甚詳其畧曰亳有三蒙北亳也穀熟南亳也偃師西亳也南亳西亳皆湯所都北亳湯會諸侯之地左傳商湯有景亳之命名殷名北蒙名景亳括地志云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是也景亳因景山而名詩元鳥云景員維河殷武云陟彼景山故蔡傳謂亳三面依山鄭氏謂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竹書謂上甲微遷殷又謂盤庚自奄遷于北蒙曰殷書序言亳殷孔安國言殷者亳之別名皆指景亳即北亳也今案馮氏本商

頌執景山以定殷地執亳殷以斷盤庚所遷胳合竹書甚爲有據與地沿革攷古者原難肌斷亦擇其言之多可據而近理者從之民不適有居王氏引之曰有語助也若虞夏商周皆國名而曰有虞有夏有殷有周也

率籲衆慼出矢言

傳訓衆戚爲衆憂以我王來至底綏四方爲告民之言自是漢唐以來舊說惟下文明言盤庚斅于民由乃在位則何得先敘告民一段於先謂告之民不從而乃復由在位者告之邪則經宜以民不適有居移

入盤庚斅于民之上謂史臣雜記前後語辭邪則經
文義錯零散且無周誥王曰又曰更端之例王氏鳴
盛曰說文顴呼也商書曰率顴眾戚戚蓋謂貴戚段氏
玉裁曰古干戚親戚戚同一字古本作戚後人因孔傳訓發改作慼耳曉喻臣民必由
近臣始故呼召之下文由乃在位即眾戚也宋王氏
訓貴戚近是以爲即下文在位非也下文在位乃眾
臣此則貴戚之臣民不欲遷由在位浮言而貴戚又
在位者表率故首呼告之下文命眾至廷乃統呼眾
臣而告之也率用也語詞詩思文帝命率育毛傳率用也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

卜稽曰其如台

傳謂祖乙來都於耿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似方遷時豫知後世有水患而爲開解之語以義衡之當不其然孔氏安國曰所以遷此重我民無欲盡殺故蓋言先王遷都乃所以重我民民得無盡死豈日之遷亦必以民不聊生不得已而爲之也故盤庚首引以爲今日不得不遷之證其如台傳曰此地無若我何於經文外增何成義非是江氏聲曰如台猶柰何問龜辭也湯誓云夏罪其如台高宗肜日云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云今王其如台史記皆作其柰

何今案江說是也楊子法言問道篇曰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班固典引篇曰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漢書序傳曰如台不匡禮法如台皆柰何也第以為問辭之詞則語半未了其柰何者蓋卜告以無如水患何言爲遷無策也盤庚言昔我先生以國災來居於此所以遷此者重我民也故民得無盡死今既不能相救以生因以卜稽之卜意若曰其如水患何哉

亦惟有遷而已矣下文遂更言當遷之義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五邦之說不一彫氏融謂商卽亳湯相耿鄭說亦同
孔氏謂亳囂相耿合盤庚今遷爲五孔說傳旣明辨
之矣且當時將遷未遷亦斷無逆數爲五之理而傳
因史記有祖乙遷邢之文疑祖乙或是兩遷亦未可
信蔣氏廷錫曰史記索隱云祖乙遷於邢邢音耿近
代本亦作耿則耿邢實一地也張守節史記正義又
以南亳西亳囂相耿爲五馮氏景又據竹書以囂相
耿庇奄爲五地與一事代遠年湮原難臆決好學者
并存觀之可也
若顚木之有由櫱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

大業底綏四方

說文弓部云甹木生條也從弓由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甹枿古文言由枿又木部櫱字注亦引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甹櫱是甹由古今字櫱通作枿櫱也陳了翁曰左氏傳註木再萌芽謂之由故云楚其先王謂復由又昭八年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湯也遷都而曰底綏四方者京師天下之本京師安則天下安也陳氏大猷曰承天命復祖業綏四方三者盤庚圖遷之本意故史總述于篇首蒙謂此告貴戚故舉其大綱言之下文告臣告民大約不出此意也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毋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自我王來至底綏四方告貴戚之言此時王在內朝故曰呼。下文王命衆至庭乃統命世家大族至外朝而告之也。此節乃史氏承上起下之文漢唐宋諸儒以我王來以下即爲告民之詞故此節殊覺横亙不可通近仁和趙氏佑吾鄉姚氏鼐曲阜孔氏廣森皆謂我王來以下爲民不願遷呼告其君之詞於新邑二字委曲立說是求其義不得而彊爲之言者也以常舊服正法度者金氏履祥曰常舊之服先王遷都

故事正法度者今日遷都規模也無或敢伏小人之伏箴傳意謂民有欲遷而以言箴規其上者案盤庚開首即曰民不適有居中篇告民曰乃咸大不宣乃心曰爾忱不屬曰汝不謀長曰汝有戕則在乃心曰無胥絕遠則當時民惑浮言亦不願遷可知此處獨著小民欲以遷箴規一語於通篇文意及本節上下語勢均有未合吾友方宗誠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蓋謂不可匿我箴民之言耳下文不匿厥指惟汝含德不和吉言于百姓其惟致告皆反復此一語所謂斆于民由乃在位也此意近是小人之攸箴倒文

也

王命眾悉至于庭

篇中或書盤庚或書王古者史臣質樸隨意稱也自鄭氏有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之言宗其說者多以王為陽甲今攷竹書盤庚遷殷在十四年史記亦曰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則遷殷在盤庚為君時確有明證不得屬之陽甲也史記謂盤庚作自小辛時則尤謬說且篇首云盤庚遷于殷一語已定祖鄭說者或謂計出盤庚故以盤庚言之嗚呼何其鑿也眾當依孔氏作羣臣傳云眾臣民非廷外

朝也周官小司寇掌外朝之法二曰詢國遷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陳氏經曰傲上者逆王命而不肯從從康者懷久安而不爲後日慮羣臣所以不遷其病根在此二者故直指其病而戒之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用逸言民用丕變

說文引商書曰王譒告之此當從說爲句修修明也逸古通佚遺也言舊人之共政也王所敷告者則修明而不匿其旨王因是敬之又一一宣布于民罔有

遺佚民因是化之謂上奉王言而修之無不盡下宣王言而示之無或遺此舊人所以可貴也姚氏舜牧曰凡一遇播告即將朝廷德意傳宣于下使四海曉然見君上之心這是不匿厥指如民未遍曉又委曲告以利害之故這是罔有逸言若曰今我遷都之意爾當為我宣明於眾不應反起浮言如下文所謂聒聒也兩丕字助詞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

聒聒說文引作懖懖拒善自用之意起信險膚傳謂起信于民者皆險詖膚淺之言增于民二字似曲時氏瀾曰盤庚不以險膚待公卿大夫但謂今汝所以

聒聒胥動浮言者皆爾信險膚之言也於文勢畧順而意亦委曲穪謂信讀引而信之之信謂起申險膚之言也（王氏樵曰言不出于中正為險無深慮遠見為膚）非予自荒玆德承先王罔任舊人而言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承不匿厥指罔有逸言而言言今汝拒善自用起申險詖膚淺之言予弗知汝所爭辨者何意非予自廢其德不似先王罔任舊人同心一力乃汝含藏德意不敬畏予一人不似舊人之宣布無遺使上下之情畢達也傳以非予自荒玆德三句屬下予若觀火說義多未安

兮若觀火兮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觀火拙謀傳義未愜吳氏澄曰浮言惑眾我不遏絕於始萌之時迨至鄰國怨咨無所忌憚如火之方燎不撲之乃坐觀其熾盛是我之拙謀起汝過也王氏充耘曰火雖不可嚮邇猶可撲滅故火蔓延則當撲之今乃坐觀其延爇是拙謀矣人臣不從上令則當刑以驅之今乃聽其所爲成就其過惡是與觀火者何異惡得不謂之拙謀案二說較傳雖若貫串然同是以不用刑爲拙謀義終委曲且不教而殺謂之虐

慢令致期謂之賊盤庚賢君何得如此立說竊意拙當從說文作炪說文火部云炪火光也（今本說文多作火不光段玉裁曰炪訓火光無不字玉篇廣韻集韻所引皆同推類篇引火不光也誤衍不字後人遂據以增說文今案段說是也炪從火出非火不光矣近漢學家多據說文火不光與周禮司爟鄭注屏觀火爲熱火解炪謀爲無赫赫威不通可笑）商書曰予亦炪謀讀若巧拙之拙意者字本作炪。後人以訓若巧拙之文誤改之耳。炪依火光訓明謀㕣事也（見國語）亦又也作讀同周禮鄙師作民之作謂起役也乃始也（見漢書賈誼傳注）逸安也言予之洞悉利害若觀火然予又明與人謀惟與作乃安逸也予若觀火決之于己也予亦明謀度之於人也

吾友方宗誠曰若網在綱申觀火燬謀也力穡有秋

申作乃逸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

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

畝越其罔有黍稷

此言遷則德及羣黎婚友不遷則己身且有損無益

也語意反正相足丕語詞下文丕乃崇降罪疾丕乃

告我高后丕乃崇降弗祥皆是解者概訓爲大失之

王氏經傳釋詞言此更詳大約

尚書丕字訓語詞多訓大者少乃不畏之乃猶若也

詳後汝萬民乃不生生

昬文選西京賦注云勉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上文但泛論國之當遷至此始斥言民之不遷皆爾臣之故自此以上勸之以德。自此以下惕之以威也吉善也百姓民也敗壞也（廣雅釋詁文）禍毀也（釋名釋言語文）姦宄釋名云姦奸也言奸正法也宄佹也佹易常正也此姦宄本義引伸之為盜賊之名又引伸之為亂在內曰姦在外曰宄此敗禍姦宄只作壞毀正道干易常法說方合語意向來解者失之言汝不和善言于百姓勸使從遷則是汝自生毒害自為敗禍姦宄之

耶以自取災戾于其身汝旣以惡先民汝亦必先承受其痛後雖自悔身何及也吳氏澄曰乃奉其恫者痛痛人之所去而今乃奉之是護其疾利其災及有災之時汝雖悔之而身已無及矣亦通

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此更斥其浮言惑衆意益明而言益厲然其氣象自和婉也相視也時是也若火之燎于原云云傳意謂

火雖盛猶可撲滅喻浮言雖衆過絕之不難攷隱六
年莊十四年左傳兩引經文杜注曰盤庚言惡易長
如火燎原野不可嚮近不可撲滅今玩經文語勢當
依杜注爲合盤庚言視彼小民猶相顧于箴刺之言
惟恐發言或有口過不協義理况予制汝等生死短
長之命汝有情曷弗以告朕而相煽動以浮言恐獨
衆人沈陷衆人吾恐浮言易發難收若火之燎于原
野不可嚮近其猶可撲滅乎浮言不定則民不肯從
民不肯從必加罪于汝衆臣則是汝衆臣自作不靖
非予有咎過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引遲任之言傳謂重人惟求舊是也或謂器新喻新邑皆過甚亦畧有此意古我先王以下則承上文之意而言災福之施有非得已也引遲任數言橫亘中間以起乃祖乃父文法參差爲妙 錢氏時曰上既言當正典憲以聳懼之矣然而不輕用也于是復論乃祖乃父之勤舊兼言非罰非德之不敢非罰言非罪而妄罰也非德猶言姑息

以為德也有善蒙賞是之謂福有罪蒙罰是之謂災其福其災係其所作我雖不用非罰若眞有罪我亦斷不用姑息以為德也當時羣臣敢於傲上從康者正以憑恃勳舊之故三復此言正破其的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毋侮老成人毋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自此以下決言必遷正告諸臣之從之也予告汝于難向來解家未得難讀去聲言予告汝于患難之時必有一定不移之計若射之有志也鄭氏康成曰射者張弓屬矢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是也難即水

忠志即決于遷也吾友方宗誠曰難讀如字亦可謂于難爲之事若射之有志計一定而不移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無侮無弱云者水災肆害老弱最苦不肯從遷是聽老弱之顛連而不惜是侮之弱之也自古王者發政施仁恤災憫難往往必舉老弱鰥寡爲言皆此意也孤有幼者蘇氏曰有又通猶言孤與幼也傳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戒其不可侮之不可少之此與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似皆誤耳各長于厥居傳謂各謀長遠其居非不精當第增謀成義且似遷後語矣竊謂長讀上聲主也率也淮南子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注長主也呂覽蕩兵勝者爲長注長率也黃氏度曰公卿大夫各

有封邑而爲之長當率其民勉出力以聽命也時氏

澗日各長厥居者各統其所屬部伍不可紊亂也二

說意味似不如傳義之長而於經文則明捷矣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

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前三句以目前從遷不從遷之利害示之後四句以

遷後之臧否開解之也言至此而遷之計愈決矣不

從遷者罪也從遷者善也邦之臧惟汝衆者善則歸

之諸臣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者罪則歸之一

已當時不欲遷者咸以遷後臧否爲言故盤庚言功

則汝衆非則予一人以決其訃也佚國語引作逸韋

昭注過也罰猶罪也今從之傳義似泛而未切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

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此又教羣臣轉相告語也告民亦在其中恭本作共

觀孔訓恭可知凡今尚書恭字孔傳多以奉訓則知作恭者後人改也恭共古

字通詩靖共爾位鄭箋古之恭字或作共左傳三命茲益共屈原賦共承嘉惠此皆叚共作恭老子孫非惟恭其之而己此叚恭作共各恭爾事各共爾事也齊肅也左傳文二年子雖齊聖注齊肅也度乃口者吾友邵懿辰曰猶言制乃

口也孫氏覺曰恭爾事則無傲上齊乃位則無從康

度乃口則無浮言三者盤庚所深戒也

書傳補商卷之二

桐城戴鈞衡述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

三句乃史臣先文立案下乃紀事上篇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下篇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例同

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眾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話廣雅釋詁云調也有語助詞與前不適有居同言盤庚起

將涉河以民遷般乃調民之不率者大告以誠於是其衆皆至毋敢褻慢于王庭者王乃升進而告之王庭疑即上篇命衆至庭之外朝古者外朝有庭而無堂故外朝可稱庭也前旣詳告衆臣使致告于民民之不適者今已多率矣及是將遷乃復調其不率者于外朝而告之呂氏祖謙曰已離舊邦未至新邑王庭蓋道路行宮如周禮掌次是也班次臣在前民在後故升進其民于前而告之案此解王庭亦可通但以情事揆之民旣從遷未必至中途而復不率而待王之諳教于道路中也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惟民之承與惟正之供惟進之恭同例之猶是也見上

承奉順之意殷降大虐皆解謂我殷家於天降大災殷下必增于天二字乃可通故傳各殷字不訓說者謂盤庚未遷以前國惟稱商詩降而生商濬哲惟商帝立子生商實左右商王可證撻彼殷武盤庚以後詩也此方追述先王似不得稱殷尋謂即可稱殷經

當云殷道大虐不宜云降篇意殷盛也易豫象傳鄭注左傳成十六年杜注懷安也詩揚之水鄭箋盤庚嘆言昔我先王無事不惟民是承順其時小民亦保安君后相與憂其憂雖天時有災鮮不以人力勝之故每遇災降大害先王即不敢懷安其所興作視民有利則用徙今汝民何弗念我古后之所傳聞乎其順承汝民驅使汝民惟歡喜安樂之是共非汝民有罪比于譴謫也汝泛指民言猶我之不專言己身也承汝三句傳意以為盤庚自言今時之遷非不可遷第與下文亦惟汝故安定厥邦義複反復論之而知其承先后說也承汝俾汝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王氏念孫曰若詞之惟也盤庚曰予若籲懷茲新邑大誥曰若昔朕其逝君奭曰若天棐忱呂刑曰若古有訓若字皆語詞之惟案王說是也亦惟汝故緊承上文承汝俾汝而言故曰亦上文若如傳解則此節更複不可通矣以丕從厥志傳引蘇說謂非從其口之所樂而從其心之所不言義巧而曲厥志者蓋即先王惟喜康共之志也言先王遷都固皆爲汝民起見矣今予呼籲來此新邑者亦惟汝民之故將以從

我先王之志也丕語詞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即先后惟民之承之意也乃咸大不宣乃心云云即保后胥感之反也自鞠自苦以下即惟喜康共之反也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十五字句宜顯白也惟胥以沈以即與也傳云相與以及沈溺以上增與贅矣不其或

稽王氏引之曰其猶之也盤庚曰不其或稽康誥曰
朕其弟其與之同義今案王說是也梓材王其效邦
君越御事多士罔不配天其澤罔命非人其吉惟貨
其吉其皆當讀之左傳僖十五年以德爲怨秦不其
然謂秦不之然也國語晉語多而驟立不其集亡言
不之集亡也與此不其正類言爾之忱心不屬于我
則惟相與沈溺而已當此時而不之或察焉後雖自
怒何益乎皆所謂自鞠自苦也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
在上

此卽申言不其或稽自怒曷瘳之指也勸憂傳義精妙而不免于曲竊謂誕語詞勸慰也勸憂者河水之患民非不憂之第安土重遷將相勸慰以自解耳汝何生在上傳訓汝有何生理于天亦義精而于經文爲增衍黃氏震曰上卽指耿邑言今不從遷邑將圮女何能生育在其上乎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命汝一者命汝一其心也起發也論語起予者商也皇疏曾子山權數君請起十乘之使臣莊敎訓發穢不發則不臭喻疑不生則浮言不入所謂一也倚乃身迂乃心者王氏肯堂曰倚者使

汝害不能避利不能趨而失其持身之則迂者使汝
以利爲害以害爲利而失其制心之宜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予豈汝威傳云予豈以威脅汝哉捨脅成義竊謂威
虐也後漢書杜詩傳威侮二垂迂威虐也即下文曷虐朕民之虐言河
水之患天將斷汝命也予謀遷都乃迓續汝命于天
予豈汝虐乃所以奉養汝也奉養猶承保曰奉者見
古賢王惠民之義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吾友方宗誠曰予迓續乃命于天上承天心也予念

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上承祖德也下文

乃反復言不遷之不可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此盤庚自言不遷則高后將降罪疾也高后傳指湯

言似拘陳氏櫟曰神后言神靈在天高后言功德崇

高與先后皆指先王之遷都者丕乃之丕語詞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

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

能迪

此言汝不從遷先后亦將罪汝也乃猶若也王氏引之曰汝

萬民乃不生生洛誥汝乃是不蘉孟子乃所願則學
孔子莊子乃丟汙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乃幷與若問義
生生朱氏彬曰易大傳生生之謂易叢取變化
不窮之義凡滋生謀生安生樂生遂生皆可謂之生
生也有猶爲也王氏念孫曰國語晉語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周語胡有子然其效戎狄也有皆猶爲也
比同心也孔傳有比者爲同心也如此爽德國
語實有爽德賈注爽貳也貳德者即上比之反自上
先后在天之靈也汝罔能迪當與詔王子出迪之迪
同行也言先后自上降罰于汝汝罔能行而避之也
傳云無道自免贊矣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

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此因上言先后將罪汝而并言汝祖父亦棄汝而不救也汝有戕則在乃心傳云汝有戕害在汝之心似遺則字於下句亦不貫此外諸家異說謬者無論稍可通者有二蘇氏軾謂則爲象言爾有戕害之象見于心錢氏時謂則者物則之則人之本心皆具此則順之則爲善爲良戕之則爲凶爲暴傳曰毁則爲賊毁則創戕則也然云汝有害象在乃心汝有毁則在乃心皆于義未允江氏聲曰在察也爾雅釋詁汝若有所

殘焉則先后洞察汝心恐有誅罰也此言近之綏乃祖乃父傳訓懷來義無所害綏謂告諭國語以勸綏謗言之綏注云綏止也言我先后降罰于汝且止汝之祖父令勿救汝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始言我不遷則高后將降罪于我次言汝不遷則高后亦降罪于汝且申言汝祖父皆罪汝不能相救茲復言在位不欲遷者皆具貝玉之臣其祖父亦告高后乃與其古同義故蔡傳訓其求降罪于其身不能保命汝等勿

信其浮言也立言之序蓋如此吾友方宗誠曰乃祖乃父亦謂民之祖父刑害也言今予有亂政之臣具乃貝玉不欲遷徙汝祖汝父方乃告我高后曰此人作大害于我子孫啟迪高后高后乃將大降不祥以罰之若曰汝等柰何反信其言邪案此義尤切宋錢氏時融堂書解亦有此義而言之未暢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上文已反復言不遷之不可故至此直告以決于從遷也不易之易讀入聲鄭氏康成曰我所以告汝者

不變易言必行是也蓋盤庚詳告之後猶恐衆志未堅故以不變要之傳讀去聲謂告汝以遷都之難不及鄭義之捷大恤猶大患即水災也各設中于乃心傳義極精陳氏櫟曰中者人心同然之理何待于設正緣徇于私情之一偏則中之理亡各設中理于心則明見利害自有不偏之準在于胸中矣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乃有其有也左傳哀十一年引此經作其有顛越不恭乃與其同義暫猶猝也暫遇姦宄者猝遇人即劫奪

之孔穎達所謂逢人卽劫爲之無已也傳云暫時所
遇爲姦宄蓋如時氏瀾所云本非姦宄暫以人之未
必知其蹤跡遂爲惡者似未得經義不吉不迪顛越
不恭卽屬姦宄言恭本作共孔訓不奉上命是也劓
殄當連讀王氏引之曰哀十一年左傳作劓殄無遺
育史記伍子胥傳作劓殄滅之俾無遺育劓殄猶言
刑殄多方曰刑殄有夏又曰劓割夏邑是劓爲斷割
之通稱也傳云小則劓大則殄滅者蓋以劓殄滅之
爲刑太重故添小則劓一條不知此申嚴號令以防
道路之姦且當時浮言恐衆者此亦一事故盤庚重

爲是言以安衆心也遺留育生也言滅之不復留生也盤庚言遷計已決汝民無以道路爲憂其有平日不善不道顛隕踰越不奉上令之人至是猝遇人而行姦宄者我乃劓殄滅之無復留生于世無使轉生種類于新邑惡人易相習染此而不誅則新邑必轉生種類非必專指其子孫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書傳補商卷之三

桐城戴鈞衡述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鄭氏康成曰徙主於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時氏瀾曰宗廟重事也何以在奠民居之後蓋盤庚本爲民而遷故至卽使民得以就安先民後己之意也傳云定其所居正君臣上下之位語意渾括而鄭時之說較分明綏猶撫也有衆衆也

見中篇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吳氏澄曰無戲欲其敬事無怠欲其勤事大命兼民命國命而言建命謂命雖在天立之在我使民有以遂其生國有以永其祚也當時傲上從康習于戲怠未遷則以爲悍既遷則以爲足不復爲自勉自立之計故以此戒之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予朕志當屬下讀若連上讀必改予作以乃通且與上文心腹腎腸犯複下罔罪爾衆亦虛懸無著協合

也言于我心固不罪爾衆爾毋得共相怨怒合比讒
于一人也吳氏澄曰臣民雖皆遷盤庚猶慮其强從
上命非出本心怨怒未忘故明白洞達以釋其疑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
邦
傳以先王專指湯適山專指遷亳較漢唐舊說精確
不磨惟以凶德爲河圮之患於義未安湯時未必以
河圮水患而遷也林氏之奇曰適于山者指亳而言
也適于山則其民敦厚務本而勞勞則善心生善心
生則吉德升而凶德降蓋驕奢淫逸者皆凶德也惟

其民之相與樂事赴功故湯以成其美功伐夏救民由七十里而有天下也案此較傳義稍安後之解者多從之然說降字猶由且亳果如是後王之他遷何也蒙意古昔也將大也適往也山梟亳也用因也降讀平聲服也凶德惡德之人左傳曰盜賊藏姦爲凶德此蓋謂韋顧昆吾之屬考竹書夏帝癸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于景亳遂征韋商師取韋遂征顧二十九年商師取顧三十年商師征昆吾三十一年克昆吾夫取之克之皆降之也曰我凶德者以韋顧昆吾皆黨桀將來伐商猶云我寇仇也嘉美也

績業也盤庚言昔我先王大多于前人之功竹書帝癸二十一年商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二十二年云諸侯遂賓于商此所謂大多于前功也正在會諸侯于景亳前以徙彼亳殷大會諸侯因以降服我凶德之瘅顧昆吾遂伐桀而有天下美基業於我邦也盤庚以今所遷者殷故特舉亳殷爲商家發祥之始地以告臣民如此依據竹書竹書前儒或以爲僞書近代徐氏文靖竹書統箋任氏啟運竹書證傳鄭氏環竹書考證陳氏逢衡竹書集證皆謂此書一一與詩書所載印合可據以斷漢儒曲說之誣一二不可信者乃同時並出瑣語之竹簡錯亂羼入者也與詩所云苞有三櫱章顧既伐昆吾夏桀及左傳商湯有景亳之命並前馮氏景所考景亳爲盤庚所遷之殷即成湯會諸侯之

所者一一胳合而於本經文義亦通達而無煩曲說矣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此作問辭肆上帝云云所以答也江氏聲曰肆今亂治越于也及猶汲汲也公羊隱元年傳及猶汲汲也今天將興復我高祖之德治于我家我汲汲于篤敬恭承民命以順天心用久長其地于此新邑案篤敬傳訓篤敬之臣經無臣字嫌增文江義

得之及者及身及時之義也古人多省文如此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兹賁

此篇如多于前功以下朱子本疑之弔由靈宏兹賁等語實難曉自來解經者以爲疑簡今玩傳義原可强通箋以弔由靈爲至用衆謀之意盤庚三篇皆諄諄責臣民不肯從徙不當於此忽云用善謀且與下句違卜不相承接江氏聲曰今我沖人非廢爾衆之謀也以至極之則必由龜靈禮記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周易頤初九云舍爾靈龜是龜爲靈物下云各非敢違卜卜必用龜故解龜爲靈案江說甚巧

初疑靈未可卽以爲卜龜旣考爾雅釋魚曰龜俯者靈周禮龜人曰天龜曰靈屬文選蜀都賦注引譙周異物志曰涪陵多大龜其甲可以卜俗名曰靈蠵器諸侯以龜爲寶疏引爾雅靈龜郭注曰今江東所用卜龜黃靈黑靈者此蓋與天龜靈屬一也得知卜龜古多單呼靈以此推之江說不可易也宋錢氏時解靈爲神靈亦略見及此而不如訓卜之爲確鄭訓弔爲至極之則猶不免增字衍義竊謂弔至也與康誥惟弔茲之弔同賁美也廣雅文言今予沖人非廢爾謀不用至用龜卜也盤庚金縢大誥皆言卜古者大事必以卜決之國有大遷必貞龜周禮卜人文卽爾衆亦各

不敢違卜故定計徙遷用大此先績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

念敬我眾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

欽

上文中明遷意已詳細無餘矣自此以下告諸臣當

其愛民也隱之云者吳氏澄曰新遷之民生理未復

諸臣當惻然憫痛愛護封植之也予其懋簡相爾傳

訓相爲導與懋簡不貫竊意其猶之也見前不相輔其或稽

佐也爾即指邦伯師長百執事皆王之輔佐也相爾

者猶言用爾等爲輔佐倒文亦省文也敢恭生生傳

謂勇于敬民以生生爲念者串下句說義複而迂敢誼讀如左傳敢辱高位之敢卽不敢也恭經本作共見上爲恭乃事此處孔傳亦訓奉讀惟喜康共之共言予之勉擇爾等爲輔佐乃欲爾等之念敬我衆也朕不任好貨之人敢共汝謀生生乎惟能養人及謀人之安居者敘而用之欽而禮之而已鞠人謀人之保居乃所以念敬我衆也若好貨自謀生生豈復知有民乎盤庚之意誼如此王氏十朋曰導其耕桑薄其稅斂使老幼不失其養鞠人之事也聯其比閭合其族黨相友相助謀人保居之事也

今我旣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此與歷告爾百姓于朕志文義相類皆儒均以于朕志連上讀故解多未合鄙意今我旣羞告爾句于朕志若否句言今我旣進告爾矣凡于我心順否者毋或不敬也順否猶言好惡古若有善訓否有惡訓若又有然訓善惡然否皆與好惡同義我心所順者當益敬勉其行我心所否者當急儆改其過也我心所順者念敬我衆者也我心所否者好貨生生者也當屏在位蓋多有其人故幷舉言之而下文復申言毋總于貨寶也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明德永肩一心

生生自庸傳訓庸爲民功非是江氏聲曰庸用也毋總集貨寶生殖以自足用是也民德即民彝也言爾諸臣毋聚積貨資以生生自庸而已也必式敷布民德永任之一心而不可忘蓋上不貪則民德日新上好利則民德日喪爲民上者不可不正本清源以出治也盤庚三篇文勢相同開首皆各敘數語即提先王前事者後來之師故必歷舉詳述以爲臣民鑒後路必有總敘歸宿數語上篇自予告汝于難以下中篇自今予告汝不易以下下篇自邦伯司長以下皆同古人文章之法亦於此可悟

附錄諸家論說

蘇氏軾曰民不悅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圮

于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懌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于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眾言反復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

張氏九成曰余於諄複之中見先王忠厚之心商鞅變法志在必行項羽行兵盡坑秦眾夫民心未曉當委曲詳盡以告戒訓諭之使之心安氣平可也不是之問曰我君也汝臣也我所欲為汝當聽命有不聽

命殺之坑之此以夫幾阜昔視民也董卓遷都謂楊

彪曰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卻我以大兵驅之可令

詣滄海又曰天下之事豈不由我我欲爲之誰敢不

從盜賊之言類如此盤庚從容訓諭略無忿疾之心

與多士多方篇相爲照應乃知聖王之心在此而不

在彼矣東坡先生曰不仁者鄙慢其民曰民可與樂

成難與慮始故爲一切之政若雷霆鬼神然使民不

知其從出其肯敷心腹腎腸以與民謀哉可謂深見

先王之心後世之暴矣

又曰盤庚告戒動以鬼神警動之何也商人敬鬼盤

庚以風俗衰敝訓誨不能遽革之故因其所畏而警
戒焉然亦豈誑誤之哉幽明一理也古人有言曰明
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明之禮樂即幽之鬼神也得
罪于人者必得罪于天而民愛之者天亦必愛之也
黄氏度曰或曰盤庚患其民不從令故假鬼神以懼
之是乎曰否古人必畏天必敬鬼神必省察禍福是
故國家詰命必發於宗廟而盟誓必臨之以鬼神人
心敬戒慄乎神祇祖考常在其上也後世人心放肆
慢言忞行雖鬼神福善禍淫其道不改而人方顚迷
豈能識察故雖隕越殄滅而猶不悟大抵古人鬼神

之訓皆非假設之言也
林氏之奇曰人主天下之利勢生殺予奪之權在於掌握言出於口則羣臣百姓憚其威畏其命而無敢有違之者使盤庚以人主之利勢驅以刑罰而使之遷則亦誰敢違之者今其言乃反覆勸諭若將有所甚畏者蓋得天下有道在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在得其心得其心有道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爾使盤庚先以勢力與臣民較以失民之心則雖强之使遷而天下亦自此危矣故甯爲是優游不忍之辭以開諭其心而使之知吾所以聚民所欲去民所惡之意故不

失乎民之心而亦不害其所以爲遷者此盤庚所以大過人也

又曰君民之勢有尊卑上下之殊苟爲君者以至尊自侈而莫接乎民上下之情離則危敗禍亂自此生矣盤庚于民與之周旋曲折諭其禍福安危之理若父子兄弟相于議家事于閨門之內者其近民也如此民其有不心悅而誠服者哉

又曰盤庚愛民惻怛之實充實于中而優游寛大之語自然發見于外皆其心之所誠然者也故其始也臣民倣上從康肩爲浮言胥嗟胥怨其君臣上下之

情判然離矣其終也不變一法不殺一人而臣民莫不中心悅服樂以從上蓋盤庚之德發而為言則書能順民心之所欲者而利導之故能定天下難定之業斷天下難斷之疑史官深陳其言以示後世欲使人君知為國者舉大事決大謀而臣民之情或有未孚則其所以曉之者當如此也

呂氏祖謙曰三書反覆折難須于包容處看其德量于委曲訓誥處看其恩意于規畫纖悉處看其措置

陳氏大猷曰世主之儒者惟知徇人事所當為慮拂人情而輒沮其果者惟知徇已事苟當為遽拂人情

而不恤二二者皆非也盤庚內不失已外不失人所以

爲兩全歟

書傳補商卷之四

桐城戴鈞衡述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呂氏祖謙曰其者疑而未定之詞或者非斷然之詞商亡形決矣微子猶疑紂一旦悔悟不謂其果不能也沈酗紂自爲微子師之我者蓋以君爲體視同己過亦不忍斥言紂也如五子之歌曰萬姓仇予孫氏星衍曰史記集解引馬融曰下下世也下世猶言後

世則前引上亦當爲上世也案孫解上下是也上猶前也呂覽安死篇自此以上者往上猶前也下猶後也國語周語以有允在下注下後也我祖底遂句陳于上句遂安也詩雨無正亂成不遂傳遂安也陳者燦然敷布之意言我祖致天下于安燦然敷布于前傳訓遂爲功蓋誤會孔傳孔云致遂其功乃背文衍說非以遂爲功遂未嘗有功訓也而我乃沈酗于酒用亂敗其德于後乎忝厥祖甚矣所以深歎之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般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十字句言般小大罔不好草竊姦宄也師師衆也廣推釋訓文並詳梓材方施也鄭注儀禮鄉射禮文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此節向來解者失之狂當依史記作往鄭氏康成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史記往今本作狂者蓋往之誤說文往遠行也耄古只作老稱觀詩借曰未知亦聿既耄禮射義耄期稱道不亂可知後世乃以爲惛瞀之稱而於本義反昧矣吾家耄者即

指父師少師而言二人告宗老也告示也蘭于體論與藏而焉

反告不用也示告示也今爾無指告句王肅讀今爾無指告句史記裴駰亦分今爾無

故告爲句予顛隮句說文䧹字注引尚書曰予顛躋予殷也謂予殷宗祀

將顛墜也史記注引馬融曰隮猶墜也恐顛墜于非義當如之何也下文我乃顛隮正應此句

不當有徵予盡以身爲宗臣與父師少師同國休戚

二解

殷邦喪滅當以死殉之而又念宗祀之不可不圖存

也三人者皆可任宗祀之重故特就而商之上文既

痛殷必喪亡故此呼二師而告之曰殷事如此我其

起而出往乎抑或父師少師遯于荒野乎今爾若無

所指示我殷家宗祀顛隮其若之何下文詔王子出

迪答我其發出往之語也我不顧行遯答吾家耄遜于荒之語也我乃顛隮答乎顛隮之語也其我罔爲臣僕以上則答殷其弗或亂正四方云云如此則經恉明顯三仁忠愛之情益昭著矣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此節答微子沈酗于酒敗亂厥德之語也傳分兩節以天毒二句答沈酗于酒乃罔二句答發狂耄遜非是父師答而少師不言者孔氏安國曰心同省文是也鄭康成謂少師不答志在必死豈微子箕子皆求

生者乎天毒降災荒殷邦傳謂紂無道故天降災紂之無道亦天之數箕子歸之天者忠厚敬君之意義似迂曲且此句至紂說則下句不得不屬四方化紂沈酗言矣乃罔畏畏之文不幾不相承貫乎宜不得已而分兩節也竊謂數句當一氣讀言天方厚降災以荒殷邦而紂方起而沈酗于酒乃絕無所畏畏逆其耇長舊有位人畏者畏天之降災也耇長者疑指祖伊之屬史記敘作微子正在祖伊奔告之後已及微子比干皆是也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此答草竊姦宄及辜罪罔獲之語傳亦云此答草竊

姦宄而不知兼答辠罪罔獲也蔡氏纘宗曰用以容指有司則鄉士之壞法亂紀在其小矣以蔡氏之言推用語詞以與也將之則此兼答鄉士師鄉非度也取也言今殷民之草竊姦宄非特小事已也乃直攘竊神祇之犧牷牲有司相與包容聽其取食而無災禍及其身紀綱法度尚復有存哉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此答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之語也用乂讎斂傳義宄曲近漢學家多宗馬融作稠馬作稠斂也見釋文謂所用以治民者皆多斂之人較讎爲順然用乂必解作用以治民乃可通殊覺增衍又於微子之言無對針亦與上

節不相承畢氏東美曰降監殷民用乂讎句斂召敵讎不怠句言百姓自治其讎以斂召敵讎而不怠其罪泯淆不分雖多罪而無所告也案畢說是也上云攘竊犧牲則百姓之彼其攘竊可知矣有司不治其罪則民之無所伸訴可知矣故小民不得不自治其讎而讎益甚所謂斂召敵讎不怠也斂讀上聲收也如是則攘竊者有罪而自治攘竊者復有罪民之愁痛無所告訴故曰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小民方興並為敵讎者蓋如此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

此答論喪越至于今之語也傳合詔王子四句爲一
節謂答論喪顛隮之語意欠分明箕子答微子之言
皆加一倍說微子言紂沈酗于酒箕子則曰不惟沈
酗于酒也且咈其耉長舊有位矣微子言小大草竊
箕子則曰不惟尋常草竊也且攘及神祇之犧牲矣
微子言小民相爲敵仇箕子則曰不惟相爲敵仇也
且良善人自治敵仇而反有罪矣微子言殷其淪喪
殷遂喪越至于今猶有疑詞焉箕子則曰我與受其
敗我罔爲臣僕決其不能久存而定策也反復推玩
無一語不因微子而發詔王子出迪以下則明答出

徃顛隮救謂不待推玩而後知也

詔王子出廸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

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此下錯綜答我其發出徃節也出廸傳訓以去爲道義允廸猶行也爾雅釋詁廸作也又進也皆有行義江氏聲曰廸道也道猶行也孫氏星衍曰廸者行也字從由行馬融注多方廸作攸說文攸行水也我舊云刻子傳云我前日所言廸以害子不惟義曲且欲子勸帝乙立啟之言亦僅孔傳揣說呂氏春秋載紂父欲立微子太史據法而爭云云未嘗言欲子勸立也此外說者甚多于上下文義均未協綜謂舊常也淮南氾論不必循舊注舊常也

刻責也後漢書申屠剛傳懼然自刻李賢注刻猶責也我舊云刻子者我常言宗祀之重責于子也管氏同曰舊即上文舊有位人之舊詩云殷不用舊刻則也父師言我商舊人皆以宗祀之存期子若不出則刻于子按此與鄙意合而解舊字猶曲我殷家之宗祀頗隳矣自靖云云者陳氏櫟曰我以不去爲義之所安微子則以去爲義之所安也反之吾心而果安則獻之先王而無愧對越先王之心不外吾心而已若比干則死其心之所安歟

附錄諸家論說

張氏庭堅曰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于天下國家而不在乎一身故其死者非沽名生者非懼禍引身

以去者非忘君也故微子得奉先之孝比干盡事君之節箕子全愛君之仁微子自獻以其孝箕子比干自獻以其忠然書載微子箕子之言而比干不與焉蓋人臣之義莫易明於死節莫難明於去國而所辱用晦者尤所難辨也

張氏九成曰三仁之志各有所在後世以死生爲重古人以義理爲重後世志慮淺狹故見死爲高節古人智慮廣大故以死爲常事或去或死或生初無高下義之所在三仁各安之矣

朱子曰延平先生說三仁事云當理而無私心則仁

矣今以此語推之三仁之心只欲紂改過而尚存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有意于爲奴也事勢既爾微子亦只得全身以存先王之祀皆禮不得不然者使其先有殺身彊諫之心則亦不得爲仁矣

又曰微子去易比干一向諫死箕子最難處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外雖狂心則定也

又曰三仁之事左傳史記所載互有不同但論語只言微子去之初無面縛銜璧之說今乃捨孔子而從

左氏史遷已自難信又不得已而曲爲之說以爲微子之去乃去紂而適其封國則尤爲無所據矣此乃人道之大變聖賢所處事雖不同而心則未嘗不同故孔子歷舉而並稱之且皆許其仁焉更須玩索未可輕論也

按蔡傳云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此所謂去特去位而逃遯于外耳王氏樵曰蔡氏之論當矣然僖六年面縛銜璧之說亦傳之謬也不知周師未至微子先已出適胡得有面縛銜璧之事乎面縛銜璧武庚事也非微子也微子適周不知的在何時以經考之武王克商即反商政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豈于微子而獨遺之耶若初克商時即得微子于武王必有以處之必見于經矣以經之不載知微子之避而未獲也以微子未獲故初封武庚以奉湯祀及武庚以叛誅而後微子受封于宋其命詞以修其禮物作賓王家周人之禮微子如此豈有抱器自歸之理乎史記言克商時微子

掊其祭器造于
軍門者亦謬也

呂氏祖謙曰天下有道君子相與公議於朝各盡致君之道天下無道君子私議於家各盡致身之道微子與二人歸宗室大臣與社稷爲存亡當紂之時無所致力不得已謀各行其志以不失其義欲知三仁之心此篇可見

黃氏銖曰諫行而紂改過者箕子比干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耳至箕子爲微子之計則其意豈不以謂吾三人者皆宗國之臣利害休戚事體一同皆當與社稷俱爲存亡不可復

頑明哲保身之義然而微子國之元子也又居危疑之地義當逃去萬有一全宗祀可也此三子者其制行不同各出於至誠惻怛之心無所爲而爲之故孔子並稱三仁或以此歟

熊氏禾曰天下治亂繫風俗風俗之美惡繫人心三代商皆有道之長也而商一代之風俗爲最美每讀商書至終篇紂之亡三仁甯死甯逃甯佯狂爲奴所以自靖自獻者不敢有一毫負先王之心伯夷扣馬一諫凜凜乎萬世君臣之大義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微子歸周以全宗祀自是商亡以後事比干之死

固已安之箕子佯狂之意柳宗元之論亦深有以察乎其心矣柳宗元箕子碑文曰當其周師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于斯乎又案李翰比干廟碑云昔商王受毒痛于四海德悖于三正肆穢淫虐下罔敢諫于是微子去之箕子因之而公獨死之非夫捐生之難處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是輕其生非孝也可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聖人立教懲惡勸善而已矣天倫大統父子君臣而已矣夫子稱殷有三仁嘗敢論之曰存其身存其祀亦仁也亡其身存其國亦仁也若進死者退生者狂捐之士將奔走焉哀生者畏死者宴安之人將竄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殊途而一揆異行而齊致俾後之人優游而自得焉案此發明夫子論三仁在朱儒未出以前最爲精當特附錄之

後來武王下車訪道授聖大法而終不爲之臣朝鮮長往用廣宗祀此其志何如哉

不但是也當時爲商之臣若民者大率不肯有臣周之心大誥諸篇班班可考陳同甫所謂歷三紀而後世變風移亦可見商家一代之人心風俗矣夏末之前聞也周平王以後奄奄如一尫羸病廢之人略無能出一匕强劑以起其生者則所謂養成一代之人心風俗有王者作誠不可以已也

張氏英曰箕子比干於商爲元臣故以臣之道自處微子於商爲宗子故以子之道自靖臣之道莫大于救危亡子之道莫大于存宗祀比干非徇名微子非避難三人之心昭然如揭日月公孫杵臼謂程嬰曰

死易立孤難子勉爲其難者公孫杵臼死而程嬰復死遂開後人輕生徇名之弊爲聖賢所不道也

鈞衡曰此篇微子痛殷邦之亡念宗祀之重特就商于父師少師欲以一人遠去而綿先王之血食也微子之心其初豈欲已之去哉迨父師以去義詔之而後知去之責不容諉篇中所云刻子者正明言宗祀之重責于微子而并父師少師之任也是故箕子而居微子之位則必以去自責比干而居微子之位則箕子必將以去責比干三子者或去或死或因固易地皆然者也微子即不以遠去來詔三師亦必有起

而謀及宗祀者矣故知發出狂發出往也吾家耄謂父師少師也予顛隮卽憂宗祀之顛隮也反復箕子之言一一與之相應不然微子所謂求指告者豈泛虛無著而昧昧然問處亂之策乎且篇中所陳皆歷敘殷家將亡謀去就之語若未嘗爲紂謀者苟不知微子特商宗祀之重則似私籌身家忘其君而自矜明哲曾仁者而肯出此乎三仁之生死去留朱子及諸儒之論旣詳且至矣而獨此篇爲微子特向父師少師謀宗祀之辭猶未及見而於箕子所以答微子者因言宗意無一虛文泛設猶未剖辨之也史臣以

比干之死心跡易明惟一去一囚不能無惑于天下後世而去者尤涉可疑故特錄此篇俾天下後世知微子之去非以高蹈遠引爲事而罔爲臣僕不顧行遯之人亦必非貪生畏死者流而後二子仁至義盡大不得已之心暢然明著於天下孔子所以稱三仁者蓋據此耳非是則聖人無以稱後儒又何所考邪